



微笑的上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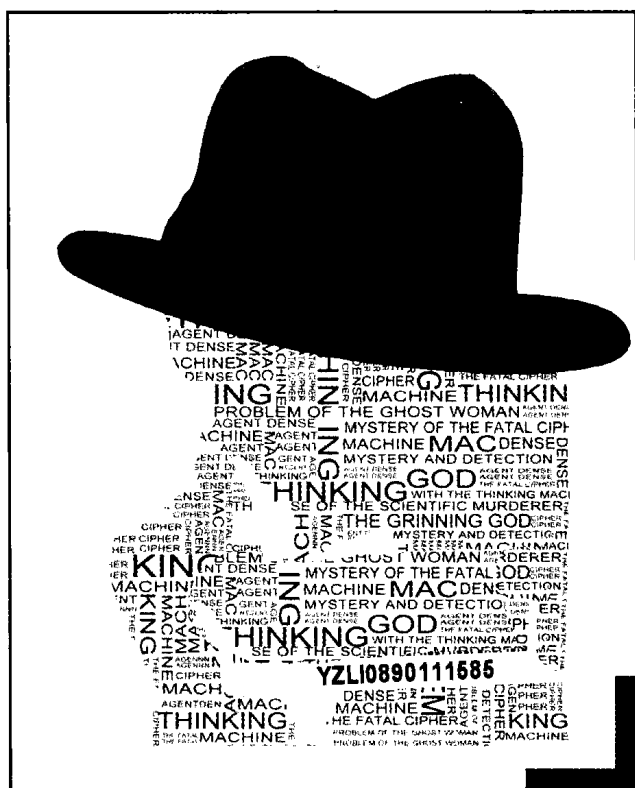


THE GRINNING GOD

思考机器探案集

微笑的上帝

[美] 杰克·福翠尔 著 陈先贵 闫爽 译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微笑的上帝/(美)福翠尔著;陈先贵,闫爽译.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12. 1

(思考机器探案集)

ISBN 978-7-5484-0747-8

I. ①微… II. ①福… ②陈… ③闫… III. ①中篇
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06179 号

书 名:微笑的上帝

作 者:[美]杰克·福翠尔 著

译 者:陈先贵 闫 爽 译

译 审:朱泽军

责任编辑:张凤涛

责任审校:陈大霞

装帧设计:恒润设计

出版发行:哈尔滨出版社(Harbin Publishing House)

社 址:哈尔滨市香坊区泰山路 82-9 号 邮编:15009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黑龙江省文化印刷厂

网 址:www.hrbcs.com www.mifengniao.com E-mail:hrbcs@yeah.net

编辑版权热线:(0451)87900272 87900273

邮购热线:4006900345 (0451)87900345 87900299 或登录蜜蜂鸟网站购买

销售热线:(0451)87900201 87900202 87900203

开 本:787×1092 1/16 印张:16.25 字数:180 千字

版 次:2012 年 1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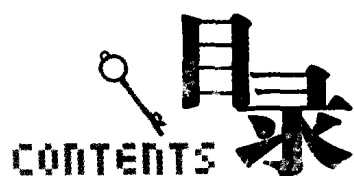
印 次: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4-0747-8

定 价:26.8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服务热线:(0451)87900278

本社法律顾问:黑龙江佳鹏律师事务所



目录

CONTENTS

寒鸦女郎	1
科学杀人法	24
多余的手指	47
三件外套	66
消失的人	80
微笑的上帝	97
追踪金盘	137

寒鸦女郎

圣·罗切维尔靠小聪明过日子,而且由于他的确聪明,日子过得相当好。他以前根本不叫这个名字。出生时叫琼斯,接受基督教洗礼时取名詹姆斯,小名叫吉米,曾经是个扒手。由于能力超群,他不断提升自己的水平,入室盗窃之类的低层次工作他已经不屑一顾,当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是有多多个化名的江洋大盗。

例如,在西部的两个大城市,他的名字叫范·瓦德,警方正在竭尽全力地缉拿他,对他的描述是——年轻,戴着厚厚的眼镜,胡子刮得很干净,金发碧眼,长头发,英语很糟糕但很能说。在纽约,警方认为他的名字是休伯特·韦德,著名的赌场老千和开空头支票的骗子,被描述为沉默寡言的中年男子,有着蓬松的铁灰色头发,铁灰色大胡子,异常苍白的脸。我们见到他时,他看样子有三十岁左右,身材很好,举止优雅,像个贵族,棕色头发剪得很短;留着精心上过蜡的小胡子,像个皇室成员似的。他说英语也带着轻微的法国口音。

这是六月份一个温和的清晨,罗切维尔先生微笑着阔步走在巨大的爱德怀德庄园里,手里拎着一根手杖。总起来说,对于这个沧桑多变的世界他没有什么怨言。虽然在这个庄园里他出师不利,想

盗取女主人那条精美绝伦的钻石项链，第一次尝试没有成功，不过也不算丢脸，他没有暴露自己，甚至没有引起一点儿怀疑。也许他有点儿太着急了，主人邀请他在这个庄园住几个星期，完全来得及下手。而且，这里有各种奢华的享受——汽车、马匹、网球、高尔夫球等等，更不用说众多漂亮女士和那些糟糕的牌友了，他们打牌坚持要下大笔赌注。说到玩牌，那是罗切维尔先生的特长。

罗切维尔悠闲地坐在树荫里的一张椅子上，一边俯视着玫瑰园，一边想着所有这些令人快乐的事情。他点燃了一支香烟，看到天上三只黑色大鸟上下翻飞，做着各种动作。它们时而盘旋上升，飞入云端，然后自由下落，快碰到地面时才扇动两下翅膀，时而又拍打着翅膀绕着大圈，时而又犹如箭一样快速飞行，在空中编出花样。罗切维尔先生觉得发明飞机的莱特兄弟应该向这三只鸟儿学学。

突然从他身后的房子里传来一阵古怪的口哨声。三只鸟儿俯冲下来，在树篱后面消失了。出于好奇，罗切维尔先生透过茂密的树丛向那边窥视。只见二楼阳台上站着一个女孩，双肩上各站着一只鸟儿，另一只则站在她的手上。

“啊，天哪！”罗切维尔不禁惊呼。

他看到那个女孩往空中抛了什么东西，三只鸟儿同时起飞去争抢，然后立即回到原位。这个表演重复了几遍，罗切维尔先生看得出神了。她就是那位女郎，有人跟他提到过的“寒鸦女郎”——这位年轻女郎昨晚刚到庄园，刚一见面她就用古怪的眼神打量着罗切维尔。后来打牌的时候有人向罗切维尔介绍了这个女孩——

微笑的上帝

个迷人而任性的女孩，一双天真无邪的眼睛，常常发出欢快的笑声。她叫什么名字？哦，对，费威尔——德鲁西拉·费威尔。

罗切维尔鼓了鼓勇气从树荫里走出来。费威尔小姐向他微笑一下，然后她向他脚下扔过来一小块东西。三只鸟儿像三发炮弹一样向他射来。他不由地倒退一步。费威尔小姐笑起来。

“它们不会伤到你的，真的，”她嘲讽地向他保证，“它们很听话的，我让你看看。”说着她把一片面包举高，三只鸟儿有力地拍打着翅膀，充满期待的样子。“不。”她命令道。她又把面包扔到罗切维尔的脚下。三只鸟儿都没敢动。“用左手把面包举起来。”她说。震惊的罗切维尔机械地照做了。“伸出右手，保持不动。”他又照做了。“去，闪电！”

这是给寒鸦发的一道命令。随着一声尖叫，她左肩上的那只鸟儿，也就是三只中最大的那只，向罗切维尔疾飞过去。片刻之后，这只大鸟已在他耳畔拍打着那巨大的翅膀，然后用爪子紧紧抓住他的右臂，这个小伙子和那只大鸟彼此对视着。盯着那双一动不动的鸟眼，冷酷的鸟爪，蛇一般的脖子，他似乎感到它的邪恶和凶残。天哪，再看那张鸟嘴，显然是用来撕扯、切断或者毁灭某种东西的。

罗切维尔不禁颤抖起来。整个表演过程是如此恐怖离奇，让他血液凝固。看起来太不搭配了，美丽、高雅、年轻的女郎与凶恶、阴森、会飞的怪物……

那只叫闪电的寒鸦吞掉了那片面包，飞回女主人那里，罗切维尔终于松了口气。

“它们是我的宠物，”女孩充满柔情地说，“它们漂亮吧？它们

分别叫闪电、杰克和吉尔。”

“小姐，这是多么奇怪的宠物啊，”罗切维尔板着脸说，“你怎么选了这种宠物？”

“怎么了？我一直养着它们，”她回答，“闪电已经和我祖父一样老了，也很聪明。它已经六十岁了，我出生之前它就在我们家三十五年了。它曾经在我的摇篮旁边威武地走来走去，像个哨兵，边走边骂人。它想说话的时候它就会说——能说六七个词。杰克和吉尔年龄还小。从它们的行为来看，我认为它们还没有长到有判断力的年龄。”

“你能不能告诉我，”罗切维尔好奇地问，“一个人怎么能够驯服一群这样的‘飞行机器’呢？”

“糖，”费威尔小姐简洁地回答，“为了糖它们愿意做任何事情。”

“糖！”闪电一边用嘴梳理丝绸一般的羽毛，一边发出刺耳的语音。

罗切维尔离开了，因为他与人约好了打网球。费威尔小姐也进了房间，留下三只鸟儿栖息在阳台的栏杆上。在网球场上，雷克斯·米勒正在等着罗切维尔，他已经准备好一个问题。

“昨晚看到那个新来的女孩费威尔小姐了吗？”

“看到了。”

“大家说她能把鸟儿迷住，”雷克斯·米勒继续说道，“她把我也迷住了。老天，我早就知道我是一只鸟儿！”

微笑的上帝

打完球，罗切维尔先生回到了自己的公寓，打球出了不少汗，他正要洗个冷水澡，这时候那只叫闪电的寒鸦从窗户飞进来了，娴熟地落在椅背上。

“你好！”罗切维尔说。

“你好！”寒鸦立刻回答。

罗切维尔感到很惊奇，他放声大笑——笑声僵住了，因为他发现那双鸟眼正一动不动地盯着他。他的内心又莫名地涌起了某种恐惧。他迅速脱衣服进了浴室，留下闪电自己在房间里。

他洗完出来的时候正看见那只寒鸦向窗外飞去，嘴里叼着一个闪闪发光的東西。他立即想到那是什么了——他的手表！他刚才把手表留在桌子上了，鸟儿趁他不在把表偷走了。他向窗户跑过去，但是突然有了一个念头，于是他停下脚步，凝视着天空，思考起来。最后他坐在一把椅子上，用他敏捷的头脑思考着各种可能性。

假设——仅仅是假设啊，闪电被训练得会偷东西？荒谬！当然不可能！按照他的判断，闪电是一只正直、有道德的寒鸦。但是，能不能教它学会偷东西呢？闪电或者别的什么鸟儿？他可曾经听说在某个地方喜鹊会盗取任何闪闪发光的東西，然后藏起来。寒鸦为什么不行？它们是不是一类动物？他不得而知。

一只被驯化的鸟儿，狡猾、谨慎、有结识新朋友的能力、有强大的翅膀！

罗切维尔完全忘了手表的事，他现在想的是一个新主意。好，不管成败，值得一试！

有人轻轻地敲门。

“罗切维尔先生！”有人在叫门。

“谁啊？”他回应。

“是我，费威尔小姐。我觉得这是你的表。我的一只鸟儿衔着它从你房子的方向飞过来。你的窗子开着，所以我想它是从你这里偷的手表。”

罗切维尔裹紧浴袍向外看了看。费威尔小姐脸上带着烦躁，手里拿着他的表——那只威武的大鸟栖在她肩上。

“你好！”寒鸦友好地向他打招呼。

“是我的表，”罗切维尔说，“闪电来我这里做客，把它带走了。”

“淘气！淘气！”费威尔小姐指着那只鸟儿呵斥着，“它有时真让我难堪，”她倾诉着，“我不能总关着它，但它总是喜欢把闪闪发光的东西带到我这里来。”

“不必为此而烦恼，”罗切维尔安慰她说，“至于你，闪电先生，以后我可得提防你了。”

费威尔小姐训斥着那只寒鸦，沿着走廊走远了。

闪电喜欢捡起闪闪发光的东西？罗切维尔很高兴获知这个消息。那么现在的问题仅仅是如何训练这只鸟儿把东西衔到正确的地点了。的确这是个值得做的实验。不管成败，都不会危及自身。毕竟没有哪个正常人会批评一只鸟儿的不道德行为。

罗切维尔似乎克服了对闪电、杰克和吉尔的厌恶，接下来的一周，他每天都花几个小时和这几只鸟儿在一起。当然也花几个小时和它们迷人的女主人在一起。有时候他会与那几只鸟儿玩游戏，奇怪的游戏，都是在费威尔小姐不在场的时候才玩。他会把一些

闪闪发光的玻璃片或者戒指之类的东西抛到草地上，或者放在开着窗户的房间里，然后寒鸦们会冲过去寻找。它们渐渐明白回来的时候，罗切维尔会给每只鸟儿一块糖，而带回戒指或者玻璃片的那只鸟儿会得到两块糖。罗切维尔发现这个游戏很好玩。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一天又一天，他一直和寒鸦们玩这个游戏。

不久，以爱德怀德庄园为中心的地区的地区发生了一系列盗窃案。首先遭殃的似乎是费威尔小姐。她说一个镶嵌着钻石和红宝石的手镯不见了，不是丢了就是放错地方了。布朗太太让仆人们帮她找。费威尔小姐不承认被盗了。她说全是因为自己粗心大意。虽然这个手镯非常珍贵，但是她深信能够找到。她说如果不是传家宝的话她根本不会提及此事。

她这么一说，就像闸门打开一样，大家纷纷说自己的东西不见了。雷克斯·米勒说自己丢了一个珍贵的领带夹；斯科特夫人丢了三枚贵重的戒指和一个蓝宝石头饰；克劳迪娅女士说她的一串价值数千美元的珍珠被盗了——她用了“被盗”这个字眼；还有阿加莎女士丢了一颗绿宝石。就在这些奇怪的物品丢失事件之后不久，布朗太太听说附近朋友的庄园里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维罗庄园在举行宴会的时候丢了十几个贵重饰品。沙加摩尔庄园的威利斯塔太太丢了一个贵重的翡翠镯子，正在难过。

布朗太太的钻石项链被盗使形势糟糕到了极点。那天打牌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雷克斯·米勒觉得罗切维尔的牌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怀疑他作弊了。为了顾全大局，罗切维尔表现

得非常好。知道自己是当天唯一的赢家，于是他把计分簿撕成碎片，扔到地上，向大家表明如果有人怀疑他作弊的话，他不屑于接受赢来的钱。于是游戏草草收场了，男士们去客厅加入女宾客的行列。十分钟后，布朗太太的项链消失了。

最后，范杜森教授——有着哲学博士、法学博士、医学博士等等头衔的科学家，开始运用他的天赋来处理这个案子。他是应记者哈奇的要求才同意接手这件案子的。奇怪的是，是罗切维尔先生本人先找的记者哈奇。然后他们一起去见“思考机器”范杜森教授。

“您知道，”罗切维尔不厌其烦地解释着，“每次我们读到盗窃案件，不管是在报纸上还是小说里，最后坏人经常是某个外国贵族，”他耸了耸肩，“我不想拥有这种特权。”

“那你是一个贵族了？”“思考机器”问道。他那双眯着的淡蓝色小眼睛打量着面前这位年轻人的脸。

“不是。”罗切维尔说。

“奇怪，”“思考机器”小声说，“那你谁啊？”

“我父亲和祖父都是法国银行家，”罗切维尔优雅地向后靠着，“爱德怀德庄园的情况……”

“在哪里？”“思考机器”打断他的话。

“爱德怀德庄园。”

“我的意思是，你的父亲是哪里的银行家？”

“巴黎。”

“什么职位？”

“总经理。”

“什么银行？”

“里昂银行。”

“思考机器”点了点头表示满意，然后把他那长满浓密的黄色乱发的大头靠在椅背上，双手指尖精确地相对在一起。罗切维尔好奇地看着他。显然，他知道眼前这个人不好对付。然而，他感觉自己已经成功地通过了“思考机器”对他的初步盘查，虽然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他一直没有忘记自己装出来的法国口音，而且对于“思考机器”的突然发问，他没有一点儿迟疑。说谎的高超本领帮了他大忙。

“现在，”“思考机器”说，他眯着眼睛向上看着天花板，“告诉我爱德怀德庄园发生了什么事？”

不知道是因为疏忽还是出于故意，在讲述爱德怀德庄园发生的那些事情的时候，罗切维尔一点儿也没有提到那三只黑色的寒鸦——闪电、杰克和吉尔。他只是按时间顺序把一起起盗窃案叙述了一遍，没有猜测可能的作案方式。

“现在，”罗切维尔先生说话变慢了，好像要说什么重要的事情，“我要说些就在布朗太太项链失窃之前发生的事情。坦率地说，我说的话使我像个爱告密的人——容易被人误解我的动机，但是我最好还是开始就向你交代一些将来你自己一定也会发现的事情。”

“当然。”“思考机器”冷淡地说。他没有改变姿态。

“好吧，你一定知道在爱德怀德庄园里男宾客们经常玩牌，而且……”

“玩牌？”“思考机器”重复道，“哈奇，什么样的牌？”

“玩一种桥牌，”记者哈奇回答说，“与扑克类似。”

罗切维尔怀疑地看了看这个消瘦的科学家，又看了看记者哈奇。他简直不相信在这个国家会有人不知道玩牌是什么意思。其实，他可能更不会相信“思考机器”从不看报纸，因为他认为报上纸的观点实在是太狭隘了。

“在爱德怀德庄园，男士们经常玩牌，”“思考机器”提示了对方一下，“接着说。”

“玩牌，对，”罗切维尔继续说，“有时候，赌注非常高。布朗太太的项链被盗那天晚上，我们四个人在玩牌——我和戈登先生一伙，对手是米勒先生和富兰克林先生，富兰克林先生是个金融家，”他稍稍迟疑了一下，“米勒先生输了钱，他发了火，并且指责我……”

“作弊，”“思考机器”急躁地说，“继续。”

“由于这个小小的不快，”罗切维尔继续说道，“那天牌局早就散了，然后我们加入到女士们的行列中。要知道，不是我想报复米勒先生。我已经解释了我的动机——我不想给别人当替罪羊。我想把事实真相公布于众。”这时候他脸上的表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是米勒先生，”他慢慢地说道，“盗走了布朗太太的项链！”

“米勒，”哈奇重复一遍这个名字，“你是说雷克斯·米勒吗？”

“对，就是这个名字——雷克斯·米勒。”

“雷克斯·米勒？百万富翁约翰·米勒之子？”哈奇惊讶地站了起来。

“嗯，他的名字是叫雷克斯·米勒。”罗切维尔耸耸肩说。

“哦，那不可能！”哈奇大声说。

“哈奇先生，世界上没有不可能的事，”“思考机器”厉声说道，“坐下，你别捣乱，”他眨了眨淡蓝色的眼睛，透过厚厚的镜片，眯着眼睛看着罗切维尔先生，“你怎么就知道是米勒先生偷了项链呢？”

“我看到他把项链装进了燕尾服的口袋里，”罗切维尔平静地说，“当时我们刚从桥牌室里出来，他把布朗太太拉到一边，我当时以为他的目的是想诬告我作弊。您能够理解吧，我的名誉受到了威胁，所以我非常认真地盯着他们俩看，我想看看布朗太太信不信他的鬼话。好像米勒并没有向她说打牌的事，但我却看到他偷走了项链，他把项链藏起来了。”

大家都没有说话。“思考机器”的表情令人难以捉摸，坐在那里凝视着天花板。罗切维尔不自在地变换了两次姿势。他想知道“思考机器”是否相信了他的故事。他聪明地把真的和假的混在一起说，自己觉得天衣无缝。哈奇也好奇地看着“思考机器”。

“我完全明白你为什么不愿意讲述细节，”“思考机器”最后说道，“在一般情况下，你的动机会引起别人的误解，但是我想我已经听懂你的话了。”他突然站起来。“就谈到这里吧，”他说，“我明天会调查此事。”

罗切维尔先生正要离开，“思考机器”又叫住他，问了个问题。

“关于刚才你说的一句话，”他说，“我想弄准确点儿——就是你父亲和你祖父……”

“哦！我刚才说过，”罗切维尔先生说，“我父亲和我祖父都是

巴黎的银行家。”

“对，”小个子科学家说，“谢谢，再见。”

罗切维尔先生出来了。“思考机器”在一张纸上草草地写了些什么递给记者。

“你回报社以后注意一下这个，”他对哈奇说。哈奇读了那张纸，眼睛睁得大大的，“还有，你认识英语说得非常好的法国人吗？”

“认识。”

“找到他，然后让他重复一下这几个字，‘我父亲和我祖父’。”

“为什么？”记者茫然地问。

“当他说这几个字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了。办完这件事后立即回到我这里。”

罗切维尔先生正在苦思冥想，费威尔小姐出现在他面前，带着她那三只宠物，闪电、杰克和吉尔。它们猛冲下来，吞吃主人手中的糖，然后绕着圈飞走。一看见费威尔小姐，罗切维尔的烦恼好像顿时消失了。费威尔小姐穿着白色礼服，戴着一顶帽檐很大的太阳帽，那张脸在阳光下神采奕奕，那双天真无邪的大眼睛映出最蓝的天空。

罗切维尔先生看到她来了站了起来，正式地鞠了一躬，请她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她刚一坐下，那三只寒鸦就拍打着翅膀扑了过来。

“走开，”她命令道，“我没有糖了，你们看。”她空空的手掌伸出来。

大鸟们飞走了，寻找别的东西去了。二人静静地坐着。费威尔小姐看了罗切维尔两次，两次都看到罗切维尔正盯着自己的脸看。

“今天侦探们来过了。”费威尔小姐最后开口了。

“是的，我知道。”罗切维尔说。

“他们和布朗太太谈了很久，坚持要求搜查那栋房子——就是客人们住的公寓，但是她没有允许。”

“她犯了一个错误。”

“你的意思是说客人中某个人……”

“我的意思是这里有个贼，”罗切维尔说，“应该让他暴露身份。我愿意让他们搜我的房间；你也愿意让他们搜你的房间——其他人也应该这样。”

这个年轻人双唇紧闭，眼睛里射出毫不妥协的目光。他装得真像，连自己都感觉到那种道德高尚的人才会有义愤填膺。他真正的感觉不会显露出来。费威尔小姐则像做梦一样在发呆。

“你去过芝加哥吗？”最后她问了个不相干的问题。

“没去过。”罗切维尔说。事实上，芝加哥是众多通缉他的城市之一，只是通缉犯的名字是他的另一个化名。

“丹佛呢？”女孩好像说梦话似的问道。

那是另一个一直在通缉他的城市。罗切维尔转向费威尔小姐，怀疑地看着她。

“没去过，”他大声说，“为什么问这些？”

“不为什么——我就是好奇而已，”她心不在焉地回答。然后又问了个不相干的问题，“你没丢什么东西吗？”